

尖

陽

業

筆

興陽叢筆卷之七

海寧 吳騫 槎客

武林鳳山門外里餘有二石如人形一奮拳縱擊一俯跪作乞哀狀村民相傳稱秦岳石見續南華

高麗試士二場有律詩五首故士多能吟咏見李穎航海說

予于武林得漢馱勝錢一枚通長五寸七分廣一寸八分重三兩五錢上有一龍一馬下如圭鏤空若符篆者兩面隱起粟文與

博古圖所載第四品脗合博古圖以為漢武帝作而陸貫夫曰或言是夏龍馬幣此錢龍首微折疑是錢塘莫雲卿舊藏物昔厲樊榭嘗偕張祖望經孫同觀載于東城雜記雲卿名如京文

雅好事毛稚黃贈詩有昔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之句

張遂辰字卿子錢塘人博覽工詩為雲間陳眉公董思白所賞明末隱居里巷為鑿自給嘗歲暮誡子弟曰家足過年之用座無寒士之求不惟有愧本心抑且無別庸俗斯語誠可書置座右杭人至今猶稱張卿去聲子巷

古人招魂而葬皆不作棺槨但以衣冠入壙蓋恐滋來者之感也其法起於黃帝

錢塘黃松官濟南新拓郭巨墓石室碑圖刊列人物與武梁祠像相似予常見二幅蓋尚未全其高約三尺上廣二尺有餘下廣五尺形類覆斗臚列人物舟車駝馬禽獸諸形左方有隸書數

行多滂滅惟四月廿四日字可辨右方有隸書安吉二字按書畫譜
據金石錄謂巨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據金石錄謂此圖似是
後漢時人所為然予觀圖中人所執戈形皆以援刃向上與後世
之誤作考工記圖治氏為戈相同恐非東漢人所為又攷王存
九域志東平有郭巨墳潁昌有郭巨冢汾州有郭巨墓黃所拓
究不知何處者趙祿生茂才謂是隴東王孝威記實非郭巨墓碑
載驅齊子豈弟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閨弟古文尚書
以弟為圍之明也孔穎達正義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
無以悌為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
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圍故

鄭依賈所奏從定為圜於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
圜騫按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為圜而孔氏乃言今文作圜明與
鄭意相違蓋由古文尚書失傳孔氏信偽古文為真故強為此
說耳

華陽國志楊終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七
諫章按傳休奕七謨序云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
劉廣世崔駰之徒承其流而作者紛焉獨未及屈原之七諫

古人字取表德大抵嘉祥是尚後世乃有別號則惟意所之或故
求奇別錢塘丁處士敬字敬身博攷金石通六書尤工篆刻人
謂有斬丁截錢之致因自號鈍丁晚境頗屯塞後人俱不振且

多無後鈍丁之稱若為之讖者昔王川子生子名添丁及以王
涯事下獄竟受獄卒添丁之袖曹爽從司馬懿乞仄丁即日令
自盡張洪靖節度節度盧龍叅佐常雍輩詔責將士曰爾輩挽
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後遂殺雍何丁之不利于人也如是

復社姓氏

太倉

張溥

趙自新

王家類

張誼

顧夢麟

管士琬

王瑞圖

張達孝

何南春

吳偉業

孫以敬

胡周鼎

蔡伸

張濬

張王治

周群

張源

王啟榮

吳縣

楊廷樞

徐鳴時

錢禧

朱鑑

袁良弼

朱袞

邱民瞻

許元弼

許元愷

周茂蘭

章美

長洲

許元溥

顧企宗

劉曙

華渚

沈明掄

王寀

戴之傑

陳性

管正傳

錢位坤

葉襄

薛宗廉

戴之俊

盧涇材

徐籀

張芑

吳江

吳有涯

吳昌時

沈初馨

呂雲孚

沈自炳

張澤

吳昌迪

張堯

吳晉錫

周燦

孫紹奎

吳翹

翹疑作

龐承源

孫聚奎

常熟

楊彝

許士驥

蔣芬

趙士春

王曰俞

許瑤

祝謙吉

顏琅先

祝升吉

祝泰吉

朱鑣

許棊

崑山

王志慶

陸世縻

王志長

陳言先

顧繼紳

晉瓚

曹開遠

歸奉世

陸嘉先

嘉定

朱三尚

曹訥

侯岐曾

徐時勉

陶士升

沈宏祖

陳舒微

江貞泰

松江

夏允彛

朱灝

徐方廣

周室勳

周希文

陶履侑

徐鳳彩

夏鼎

張壽孫

華亭

周立勳

徐孚遠

彭賓

余廷諾

顧開雍

戴度遠

徐煒

徐桓鑒

徐致遠

徐纘若

周李勳

吳忻

盛仲輝

趙候

上海

潘巨

馬元調

宋存標

朱在鎬

潘劍錡

范鰲弘

潘堯納

王元玄

青浦

陳子龍

宋存楠

杜麟徵

趙侗如

李受

金山

盛翼進

杜麟琪

姜爾珠

宋與琦

陳秉教

武進

韓鍾勳

劉憲章

鄒嘉穀

徐法

徐洽

顧澹生

宜興

徐懋賢

江陰

黃毓奇

徐時進

徐遵賜

袁珍

鎮江

周鈴

王重

談兆龍

賀玉醇

丹徒

周鍾

周鎔

周鏞

張明弼

史宏謨

高遇

劉國欽

周欽

王士寧

蔣鳴玉

蔣煥

周而沛

周鉞

丹陽

荆良

荆廷寶

荆廷璧

賀儒琛

盛順

賀裳

燕徵

徽州

程允晉

江知默

朱泰陽

江調鼎

江靜

吳承中

宣城

沈壽民

沈壽國

徐貞一

孫文煌

梅朗中

涇縣

萬應隆

趙初浣

王徽

萬壽祺

貴池

劉城

詹政

吳應箕

劉廷璠

青陽

吳鍾

孫象壯

吳中美

吳介

孫象震

姜寅

張國敦

太平

邵錦

邵鑽

邵晃

邵鑑

蕪湖

沈士桂

安慶

蔣臣

趙相如

范世鑑

潘映

姜左毅

方啟魯

江之水

吳過

淮安

夏曰湖

白受藻

鹽城

張樹屏

安東

王啟運

劉符赤

齊日盛

蘇國美

桃源

王立身

宿遷

陸奮飛

姚禹命

陸奮武

江都

鄭元勳

李元介

顧聞

李樞

呂尚經

梁於溪

湯允中

高郵

楊先春

興化

許同詵

王允士

寶應

成明義

成明善

徐州

萬受祺

合肥

程以懋

程以德

舒城

郭士豪

杭州

張玄

宋瑤

鄭損

沈受震

徐郭佐

錢可

聞啟祥

錢塘

陸運昌

吳思穆

吳太冲

馮延年

趙往麟

陸鳴鑾

陸鳴時

俞時篤

蔣庸

嚴季榮

魏介

海寧

沈澹思

林泰業

孟應春

卓人月

陳濬

徐翺

卓霜回

潘魯綬

徐元燦

徐永平

餘杭

顧有棊

嘉興

孫淳

陳恂

徐邠臣

趙汝璧

項聲國

張次柳

孫振

金維恭

程定國

沈嗣選

錢嘉徵

陳恪

馬玄錫

譚貞良

葉燦

孫耀祖

沈嗣徵

徐白

張宗一

秀水

常彛

朱茂暉

色鴻遠

卜昇

吳翺

錢昌

謝澗

朱茂鳴

徐天復

周禹錫

嘉善

錢旃

錢繼章

錢棻

魏學濂

吳之錫

顧潛

戈用忠

支如增

郁素

夏緇

魏學洙

蔣時

錢繼振

錢繼禧

錢格

陳舒

劉芳

呂勇

趙韓

徐鴻祚

陸文機

舒盦

陸上澗

屠象美

施洪烈

海鹽

張奇齡

蔡士奎

陳梁

張瞻韓

朱學章

馮景裕

桐鄉

盛涑

盛漪

朱萬錡

朱萬欽

盛方涵

湖州

嚴啟隆

沈中台

閔中正

韓昌箕

盧肇堦

潘基依

章年

嚴或

沈鍾地

歸安

沈緒奎

李令哲

陸熙運

丘志昊

陳騶

沈緒來

韓曾駒

章上奏

閔自寅

沈維顯

閔元京

鍾錦如

吳振鯤

尹衡

尹任

凌爾翰

凌森美

烏程

溫以介

姚延啟

黎樹聲

錢瀛選

沈蒨

潘基慶

韓千秋

韓奕祖

錢鶴

顧翰

嚴承寧

嚴珮

費景浣

沈光允

陶鑄

沈鈞

嚴思鏐

沈策

德清

章美瑾

章美瑜

武康

駱宏珪

卓漢魯

安吉

潘基衍

潘基新

沈建吳

紹興

李宗

閔銘

章重

徐騰

金增

孟稱堯

孟稱舜

趙之蘭

吳應芬

金停

袁師孔

吳維修

顏綸揆

寧波

董守諭

陸符

錢玄錫

費隱

馮湄

金華

傅崑

葉幹

倪仁楨

衢州

翁祚

徐泰徵

南昌

劉斯陞

萬時華

余正垣

仇鏞

黃維藩

袁崇禧

黃國鎬

羅高倣

徐元朗

楊昌

章士鴻

劉斯陞

楊耆

易道泰

喻周

喻士錦

熊文舉

吳奇杰

吳廷獻

新建

陳宏緒

鄧履右

萬曰佳

徐世溥

甘元鼎

李奇

萬搏

郝思謙

姜之祥

陳宏綸

徐應芬

徐世清

楊鳳學

梁天爵

進賢

李光倬

陳維謙

朱徽

饒有政

陳維恭

熊人霖

饒有致

陶人疇

朱健

豐城

胡學溇

臨川

陳際泰

羅萬藻

章世純

曾亨應

章世謙

傅占衡

湯大耆

湯開遠

王秉乾

章宏岳

邱而旭

揭重熙

謝賓王

游為光

舒嘉桂

湯開先

陳士鳳

謝廷簡

曾拭

邱而昶

吳程

陳才奇

曾益

劉鍾秀

陳士驥

謝李上

封誥

郝光曙

游為龍

宜黃

徐黃

南城

吳屯

俞一經

邱時憲

吳觀之

鄭之元

姚光遠

新城

張之奇

曾汝亨

黃之香

江之望

廣昌

何三省

揭希周

劉大年

劉大常

劉大千

南豐

曾升

上饒

徐自定

鄭仲夔

徐自寧

玉山

董思玉

弋陽

李調鼎

銘山

費飛甲

費映環

泰和

曾文饒

劉捷

龍起弘

楊嘉珩

楊學憲

蕭令甲

郭承瑚

曾世冲

蕭秉鎮

梁天爵

康穀

廬陵

趙爾圻

黃象震

吉水

劉同升

李陳玉

劉孟欽

安福

傅鼎臣

伍以宏

永新

賀貽孫

饒州

羅伏龍

袁州

易嗣重

新昌

季之溉

潘嘉祉

黃國琦

寧都

楊文彬

楊文彩

福州

陳肇曾

陳元綸

陳燕翼

周之夔

董河

曾異撰

陳世濬

周恂

鄧壽

陳奎輝

韓廷錫

張利民

董謙吉

許芳

卓震

齊莊

林昕

陳知章

林兆清

張綸

邵錦文

葉有祿

曾人翰

陳金鉉

林逢經

莫爾清

陳垞相

林正立

李時盛

泉州

顏茂猷

興化

曾世家

徐允鉉

翁顯

林尊賓

周言

黃吉

延平

羅明佐

竇永齡

汀州

裴眷清

李世熊

武昌

劉敷仁

戴塤

孟登

陳沂

游明哲

李楚生

劉日襄

張仲

馬大七

蔡仕

抵李嘉魚

任宏震

任喬年

熊升元

漢陽

謝惇培

易道暹

龍慣

易道三

程性學

易為瑞

易為鼎

易為瑚

易為璉

瞿然

朱恭宰

劉文運

胡世忠

胡有牧

何履順

何履吉

蘄水

黃正色

馮雲路

金阡

官撫邦

官撫極

官撫辰

麻城

梅之煥

王都

俞楊魯

劉伺

李春江

周應華

劉輝

曾之棟

耿應衡

周邦炳

寅安

耿如志

耿如思

蘄州

張宿

邱三宗

江陵

徐養心

王南國

公安

袁祈年

石首

劉長慶

夏雲鼎

襄陽

歐陽化

景陵

譚元春

譚元禮

譚元方

趙家棟

京山

王偶豐

孝感

辛昂

桃源

闕士奇

華容

張斯搏

黎志陞

廣東

黃舜年

蔡承瑚

吳道坤

王學

黎遂球

梁志勤

鍾新

陳士賁

陳象明

凌容勤

林佳相

莊珩

陳衍慶

韓汝璜

河南

陳表一

賈心明

吳從周

蔡琮

賈開宗

張光世

張正誼

鄭觀光

山東

宋繼澄

宋瑾

王茂秦

趙士驥

宋琮

孫鳳毛

宋璜

宋瑀

宋瑚

左懋第

趙爾汲

姜瀾

宋瓘

楊維楨

左良輔

任夢饒

楊曇

楊晁

新城

王與夔

王袞

山西

韓霖

韓均

田二卿

陶世徵

四川

張尚章 · 章 鉉 莊祖誼

陝西

田而腴

貴州

楊文驄

右張慎旃原本計之得七百人沈懋華云此當是崇正己巳復社初成尹山大會名籍次年金陵再會越二年壬申有國表之刺同社姓氏有上下二卷則皆孝廉諸生較此多數倍且皆著其表字蓋復社姓氏至是始備此特其略也

夫陽叢筆卷之八

海寧 吳騫 槎客

皇甫謐高士傳摯恂字季直伯陵十二世孫也按伯陵即峻漢武
時人隱居冢山人稱冢山居士恂順帝時人武帝至順帝相距
僅二百餘年不應遽歷十二世唐陸龜蒙漢三高士贊謂季直
是伯陵之孫又不應止隔一世疑兩說均不無譌舛當更攷之
昔人論鬱金有二種鬱金香出罽賓國色正黃若蓮花可以香酒
古所謂鬱鬯者蓋以此其一川廣產者形類薑即藥中所用
也顧世豎言鬱金無真藥估多以薑黃廣之則殊不然日觀山
人嘗辨之曰天下偽之亂真也久矣即以豎論一藥之投生人

殺人其間不容以寸可不慎哉予行蜀道所遇草譌無非良藥
世多有故勿論獨于鬱金附子著為辯之其似是而非也按本
草列薑黃為一種鬱金為一種曰薑黃葉青綠似紅蕉而小盤
屈黃色類生薑有節故名鬱金苗似姜黃根銳圓有橫紋如蟬
腹是姜黃鬱金明屬二種矣予至蜀按譜求之所得鬱金皆小
薑黃也後寓成都遇老鑿細詰之老鑿曰噫子固讀本草而誤
者耶夫鬱金薑黃同本而異體也請劖諸土中以示子因見薑
黃狀果如本草言但其根駢生如掌之有指之之有節之內又
有根如絲穿入土或二三寸或尺許所結比棗實而大過之即
所謂鬱金也約薑黃在地一年則根抽漸深而鬱金之大因之

歷年久鬱金漸大而味全今人竟取小者非也其製法洗淨蒸
熟烈火焙乾則色微黃縐紋如綺縠若不用火從風中候乾者
色微黑其體凹凸不耐時日然而俱佳也予因知本草之誤
分兩種尤誤于橫紋如蟬腹一語遂使鬱金不得自效其佐使
而竄竊者多且謂天下無鬱金寃哉老鑿曰未也薑亦有二種
一曰薑黃蜀人稱黃薑一曰白薑白薑芝根苗比黃薑更大下
抽絲所結亦與鬱金不殊但色澤微白耳予因黃白二種同一
製法黃者味極甘香美異常白者味淡無香及焙乾切片黃者
則有金井玉蘭望之燁々有光而香更馥郁白者如枯礬味加
苦老鑿曰此有毒不可用也今肆中牟利輒以白者充之又搗

黃薑汁入金同煮則皮色硬黃故用鬱金者須看有金并玉關
嚼之味香為上若外皮硬黃而肉白味苦者則白薑也右人遠
所辯如是通雅述廣中言鬱金似紅蕉本根即薑黃旁附即鬱
金形似蟬腹其言尚在疑似之間故詳錄之

人遠又據老鑿辯附子云附有二種曰川附曰西附本草云其根
彷彿山芋皮黑體圓頂正底八角者良此川附也別有一種色
白而小此西附也川附出成都彰明縣者為真然彰明產附之
地不過數畝而贏數畝之外不能為良也今亂後自督撫將軍
以下監司諸大僚瓜分其土種之限以墻崙後看守故亦稱墻
附俱分遺貴人得至民間蓋亦寡矣俗貴底平頂正者皆西附

也墻附則底不必平頂不必正皮色黑細視之上有微毛其角
壘塊離奇此因法製後天然無造作故體圓矣小者或八九錢
大者或一两五六錢皆可用若西附則純乎人功不具錄

孟子對齊宣王述夏諺云予友俞太學思謙疑今也不然至為
諸侯憂皆夏諺之辭以其皆有韻也周孝廉勤補取其說入孟
子四攷

姚黃字黃容海寧郭溪人也少補博士弟子晚歸浮屠氏號曷庵
朱爾邁故友曷庵日和尚塔銘略云曷庵姓姚氏名黃初字一
夔祖父治生起家少僮有大志不屑一切也六經子史諸
書無不畢覽嘗遊學雲間從陳卧子徐闇公諸先生交倡和為

詩古文辭遠近藉三有聲邑令林子野先生一見異之曷庵亦
心識之為知己未幾留都之變作林棄官去曷庵泣數行下曰
正人去國余將安仰決志從之其結禡甫二年方舉一女勿顧
也跪請于母之許之間閩數千里從林公于閩南者三年以白
衣參侍多見信用丁亥七月林公死曷庵號泣奔赴經紀其喪
癸巳元日遂落白黃檗山更名性日字獨耀號曷庵亦曰旦巖
從其志也所與遊者嚴給諫甫之通吳高士子方楷林孝廉小
漁勉林吏部孔碩之蕃茂才鄭爾政秉衡林思讓鍾爵陳季長
震皆一時有志之士丙申思歸省其母以四月重至郭溪北堂
宿草生妻去惟弱女已字于農家昆弟見而莫識乃掉頭去嗚

呼曷庵之志亦良苦矣余與曷庵交自辛丑春從趙子秋崕始
猶憶蒼筠古栢之下一見恨晚久之語深為相向泣從詩歌往
返者凡五年乙巳余遊京師曷庵走四方余于途次作短詩懷
之未寄也孰知曷庵竟先我而逝耶余方與趙子謀于董子思
東將買龍山一笏地招曷庵之魂而葬其衣冠題其碑曰處士
一夔姚子之墓一日者少燈元焰儼然造焉曰某曷公之弟子
也曷公受法于金粟而某更受法于曷公已于某年月日親負
其骨建塔于平陽之化鹿山以先生知吾師深請塔銘以昭不
朽余惟曷庵之為人不必藉余文而傳然非余文不足以明曷
庵之志曷庵之志則大矣惜乎當時無所用其才而委諸艸莽
吾儒不能究其學而屬諸空門可勝悼哉云：竊按曷庵所著

詩文集及編輯昔賢詩文疏稿甚夥略見予所輯海寧經籍備考
攷

子貢詩傳出于豐坊家前輩多不之信以為即坊所托沈耿巖嘗
有子貢詩傳辨曰自來辨詩序升降異同鈎摘博說從未有據
子貢詩傳以為言者詩傳出于明之中季廬陵郭相奎中丞得
之黃文裕秘閣石本鍾鼎篆書古法森然摹篆書刻之蜀中夫
孔門高弟子傳詩之撰曠二千餘年之久經各代諸儒搜攷之
勤從未有一發其藏者乃至黃郭一二嗜古之家而後顯噫亦
奇矣西蜀白下諸本已不得見所見吳興凌濛初刻本所載李

本寧宗伯序謂嘗見人云得之外國是其書似謬悠不足信而
濛初云攷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既言國史載籍
濛初必有確證寧或敢誣第秘府之藏往之清襟失真正亦未
可恃也然郭中丞李宗伯竝用博雅擅名豈其于聖賢經籍之
文有不審真偽而姑為市異以眩世者哉第就詩傳之文可議
者有三則十五國風之篇次與毛本不同也一則三百篇之事
義與小序不盡合也而吾謂詩傳之不可棄實則正在此十五
國風之次諸儒据毛本抵隙索瘢意見踵出而小序之以事義
見斥指為肆意妄說正復不少今以詩傳合之往之有足以拄
其舌而通其所未致思者吾故曰真偽去存之間君子安可以

不慎焉抑商賜同列聖門宜乎聞見記注若一而顧多異辭何
與豈以子夏足不出乎其鄉其未止教授西河而已不過守一
家之言而子貢結駟連騎于齊晉吳越之區所交遊當世名卿
大夫其采攬宏諛如太史遷作史記某地見其長老或其子孫
云々之類正非列國序詩之文所能悉知而綴述者與是殆未
可知也予故為之論次如右而稍撮其傳文之有當者標諸左
方俟言詩者別擇焉按耿巖之為此辯于詩傳之真贋蓋猶疑
信參半至論凌濛初所云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
遂疑國史既有載藉濛初必有確證云々殊不知凌所云國史
經籍志乃焦弱侯所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當即豐坊之奉耿

嚴豈未覩此書耶

古三墳書有宋毛漸正仲序故後人疑即漸所撰或又以為張商
英然舊刻本有七名氏後序云傳曰河圖隱于周初三墳亡于
幽厲洛書火于亡秦治世之道不可復見余自天復中隱于青
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皮簡斷脫皆篆字
乃上古三皇之書也觀此是此書實出于唐宋末當即此人所造
非毛漸亦非商英漸以元豐中得之泌陽民家而傳之好事耳
然據後序謂是篆字而漸序則云墳乃古文傳乃隸書所說已
自不同何也

閩何元子先生作周易訂詁徵引古經號稱詳博然其中亦間有

訛舛如豐六二豐其部注鄭元薛仁貴本作菩云小席騫按陸氏釋文部鄭薛作菩云小席陸所云蓋鄭元薛虞也中經簿錄有子夏易傳薛虞記陸所引鄭薛非一皆指虞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書久失傳且陸氏釋文未嘗引本朝人何氏何所依據抑偶記憶之誤耶

從來以傳國璽為至寶或為之畜或為之攷或藉以梯榮取媚指不勝屈偶讀元郝文忠公傳國璽論真可祛千古之惑據其大略于此上古帝王所以立政傳信攷文議禮則有瑞玉章服節左契各為一代法製而不以為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制代各不同其受命也莫不革故而易新其所以為傳受而守之而莫敢

或置者在夫道而已矣至秦始皇并天下奮私智盡滅上世帝王之制以滅趙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為傳國璽其文謂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將欲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如有意于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為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又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之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為一代寶器取藍田渾璞刻為大漢受命之璽以示維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遂以為傳國璽于是重神器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揶揄欲以為己有縮于周勃問于霍光而奪于王莽孳于王憲傳于更始上于盆子復歸于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于死東漢之亡劫于

董卓獲于孫堅拘于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愍懷之難
入于劉石復歸于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為帝王之統不在于道
而在于璽以璽之得失為天命之絕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
號區區數寸之玉而為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傳之齊
梁陳傳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宋靖康之禍為金
所有由漢以來始有傳國璽十餘代于有餘年竟不能復二帝
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經紀法度治世之具
而皆不傳始則雜于王霸終則盡為苟且其篡弒奪攘蹂躪血
肉污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而弗傳也弗傳者而傳其
治亂相反也宜哉昔湯伐桀于三駿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為

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豈可以亡國之寶為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有金匱符命為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雖一時忿激之言竅為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言哉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為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為寶一帝一王各為之寶不以為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其本云

朝廷之上尊君卑臣蓋自秦漢以來莫不皆然若周官所謂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之禮已久不行獨明之思陵于時國事日紛宵旰憂勞嘗元旦御朝東向揖輔臣稱先生一時侈為未有之榮惟周挹齋退而不擇或詢其故

曰主上優禮逾格將來責備愈深矣噫此真好臣之尤也哉

錢塘王昭平職方道焜少日踈達不羈工詩文書法師董香光兼

度曲善天啟辛酉以房首獲雋揭曉前夕集梨園演西廂院本

方傅粉登場而賀者踵至曰待畢州橋驚夢衆強促之不得已

即服其冠履以赴鹿鳴時目為狂乙酉六月殉國變妾某氏本

出樂籍亦殉死詳查撲園國壽錄

息媯始末見于春秋左氏者詳矣按列女傳云息夫人者息君之

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

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

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

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視于皦日息
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
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然則息夫人初未嘗失
節而有所謂不言等事中壘父子皆崇左氏獨此異說蓋必有
以知其誤歟予疑不言之息媯當別是一人或媯之弟妹而媯
于息者實非夫人也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
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海治太平始云云予疑吳九
州句似當在楚九州句上傳本誤倒其文耳乙之則辭義俱協
且裴注引江表傳云皓見石文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

益可見其誤矣

宜興善權三洞東曰乾洞大水洞西曰小水洞極穹窿窈窕宛
如廈屋一泉自洞口流出其內深不可測大旱資以溉田可數
千頃其上鍾乳下垂五色陸離點滴泉中琤琤作鐘磬音晝夜
不絕洞口石極瓏刻昔人題名甚多其背即董山孫皓封禪
山碑在焉按吳志天璽元年吳郡言石室開皓侈為大瑞當即
此乾隆癸丑正月元日昧爽小水洞忽崩塌散若震雷數十里
內鷄犬皆驚逸今僅存峭壁而泉亦幾堙昔人題字無一存者
亦異事也

鍾彝叙名調海寧諸生初究天文象緯之學嘗累几至于餘獨坐

其上以觀天星間道機祥多驗又按杜氏通典之法欲求諸葛木牛遺制遂自運斤為小木牛高二尺餘初未能行殫思又二年忽悟其機在舌更稍斷削果能動且躍過檻蓋亦一奇人也見張承之明經蟲獲軒筆記

黍離疏釋昊天蒼天鄭既言爾疋不誤而又從歐陽尚書說鄭爾疋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疋與歐陽說同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束脩正義曰先儒以為栗取其戰栗束取其早起脩取其自脩也疏釋云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子事也按司馬相如吊二世賦汨滅報以永遊兮注平泉之廣

行觀衆樹之翁夢芳覽竹林之榛之行平聲榛渠年切

詩幽風正義武王年九十三而崩時成王十歲是武王八十四始生成王也又以文王崩之明年而生成王夫八十餘之人又居喪而生子皆不可解也王肅以為文王崩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崩三年成王年十三則庶乎近之

禹貢殿籙元纁鄭注書胤征曰籙殿元黃孔穎達詩鹿鳴疏謂籙殿元黃當在古文武成篇康成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用

孟春紀常籍田高誘注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藉初學記引蔡邕月令章句天子藉甲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

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二家之注相同高注少一句似不及蔡之明晰

資暇集云月令蔡邕云周公所作予按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鄭氏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曰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正義云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然故王肅用焉然則此語不始于伯喈也又馬季長乃康成受業之師亦不得言俗人

詩由儀疏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又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自宋公賦新宮至孔

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按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有五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時年六十八矣然後正樂刪詩蓋自周初至宋公為昭子賦新宮時六百餘歲而猶存自昭公至哀公僅三十餘年而詩遂佚此夫子所以有宋不足徵之歎與

易城復于隍先儒云隍城下池也古城池皆相連春秋時惟齊國有城而無池左傳文十八年齊懿公遊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據此則是齊城無池也懿為桓子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而國有城無池是真所謂守在四裔者與

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邦一節宋本及舊本俱在後卷經襄公二十六年之前毛氏所刊注疏移居上卷二十五年傳之後非也

司馬法四井為一邑而亦有以一乘為一邑者襄二十七年衛公與免餘邑六十下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引論語百乘之家為說

左傳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勸子期以務德安民杜氏跡其年謂季氏時年九十餘矣孔穎達疏引孫毓以為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按古人六十不服戎季子雖賢豈有

九十餘猶能將兵乎孫說近是設如其言季子亦可謂世濟其美矣

往年姑蘇重建渡僧橋得一石刻乃胡御璣書丹程郡林少府云御璣未識何時人亦無年月可攷

東陽山水記晉陳留阮搖公之弟妻劉氏伶之小女性愛山水渡隱于白陽山

王銍嘿記載宋平江南大將得李後主寵姬夜見然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燭則云烟氣愈甚問宮中不燃燈耶曰宮中每夕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晝日也此蓋好事者之所附會耳按賢愚因緣經檀彌離緣云王昇七寶殿彌離夫人在其殿上所坐之

床用紺流離更有妙床請王令坐弥離夫人荅言王來大喜但
王衣服有微烟氣令我泪出非是相憎王便問言今汝家內不
然火耶荅言不也王問曰以何煮食荅曰欲食之時百味飲食
自然在前王復問言冥暮之時以何為明荅言用摩尼珠即使
閉戶及諸窓牖出摩尼珠明逾晝日默記云云似脫胎于此

仲尼錄詩次商頌于周魯之後非錄商也蓋錄己之所自出也宋
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太師孔子正考甫七世孫也錄詩既畢復取商頌五篇附于周
魯之後猶司馬遷作史記紀傳而後因以自序然噫聖人之旨

微矣

外舅魏氏洪濤先生祖塋在海鹽南門外平家橋側有石牌坊題

云海寧衛世襲冠帶提旗魏公墓餘不可識按王文祿海寧衛

志職黃志云武職有公侯伯下指揮千百戶視子男乃世襲指

揮上有把總都指揮叅將總兵都督乃流官不世襲指揮有使

有同知有僉事千戶有正有副有百戶有試有冠帶總旗衛鎮撫

視千戶所鎮撫視百戶指揮使曰昭勇同知曰懷遠僉事曰明

威正千戶曰武德副千戶曰武略爵俱將軍百戶俱曰昭信校

尉有開國功有靖難功有征蠻功有平寇功有下西洋功有海

運功有開屯功云云魏公不知以何功得封其名亦不見于志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專釋六爻兼論卦變多本春秋左氏

傳占法直齋書錄解題云又有繫詞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今
通志堂刊本中無之不知舊本猶有存者否

共陽叢筆卷之九

海寧 吳騫 槎客

易有蜀才注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昊夏侯
該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
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故罕傳也右略見
顏氏家訓又陸德明經典叙錄易蜀才注十卷按李蜀書云姓
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為丞相蜀才
注易今多不傳惟李祚集解中徃之引其說

宋有兩王炎竝孝宗朝進士一字晦叔婺源人初除著作郎至軍
器監奉正大夫與朱子友善著讀易筆記十卷學者稱雙溪先

生其一為四川宣撫加樞密使歷觀文殿大學士考亭與直卿
書偽學之禁前此劉元秀薦王炎為察官程篁墩以為晦叔未
嘗為察官疑別指一王炎豈即為樞密使者邪

揚繪字元柔漢州綿竹人皇祐五年進士終天章閣待制長于易
書春秋所著有易索蘊書九意陳后山云沛周郊以易傳樂安
任奉古奉古傳廣凱傳揚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按索蘊
今世罕見其書唐荆川稗編中有繪論坤卦不言方一篇意即
索蘊之文而書九意不知猶有存者否

吳梅村嘗輯春秋氏族志十八卷子觀其書所載亦不止春秋氏
族凡在春秋得姓之後史傳有名者徃續載其後蓋不純乎

春秋之人也

海鹽秦駐山有梁碑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樹文多殘缺其可辨者云前賢灼之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授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大古道深前王 埒炎昊美冠
顯黃通靈七代敬擢商堂縱聖凝賢將 百 菴藹餘輝蜚聲
萬祀右判史敬素立石碑已不存此見王文祿海寧衛志詳其
文義似秦紀功德之碑而梁時重樹之也

世傳劉子五卷五十五篇袁孝政注謂是北齊劉晝孔昭著唐志
劉子十卷以為劉勰著固非而孔昭之書昔人頗多疑其不真
黃東發謂書中多避唐諱如以世為代之類宋景濂獨取其清

神篇中萬人變貌而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目眩耀以惑一生

生能無傷乎之語

兄翁子同

亦有所觸而云也

芑芳大令有抄本劉處玄集紙色甚舊細視其書即世所傳之劉子五十五篇不知何以寫作劉處玄集按道藏目錄有仙樂集五卷乃劉處玄造皆詩辭歌頌耳意者後人又以偽劉畫書託之處玄乎大令謂劉畫書乃實處玄作未知然否

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問之庭有二雀啾唧而過守曰彼何言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此何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

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
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乃留月餘果生子龜年樂天之姪
也据此則周官辨鳥獸語之術唐人猶傳之

注爾疋之孫炎有二一魏人字叔然其一蓋唐時人不知其字邢
昺爾疋疏序云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種皆淺近俗儒
不經師匠觀邢氏之說則此孫炎必非叔然矣疏中所引孫炎
說蓋皆是叔然而非俗間之孫炎昺既斥為淺近俗儒斷不復
引其說以與叔然相亂故高種亦無一語及之也

戎狄是膺荆書舒是懲魯僖公未嘗有此事孟子曰周公方且膺
之則明是周公事矣詩傳遺說乃云此是孟子讀詩不子細處

從來善說詩者莫過於孟子而謂其不子細是何言與

王魯齋為詩辨說謂秦火而後詩無獨全之理意夫子已刪去之
篇容有存於閭巷之口漢儒復取以足三百篇之數而淫奔之
詩三十有二篇當俟有力者請於朝而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
穢云魯齋之學淵源出于何文定黃文肅二公本于考亭考亭
既不信小序而斥之魯齋并欲刪詩亦可謂勇于自信者矣今
列其所摘三十二篇之目于左

野有死麇

靜女

桑中

氓

有狐

邱中有

麻

大車

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

有扶藪

榛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墠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東方之日

綢繆

葛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波

王充之為論衡可謂辨矣至于謂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豈得為賢人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孔子時為大夫乘三馬何不貨兩馬以作椁乎昔孔子作士之時乘二馬尚脫一以賻舊館何重舊人之恩而輕父子之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貪官仕乎此等議論尤為悖理馬總領採之入意林其駁義安在

晉孫毓嘗著毛詩同異評十卷春秋賈服異同略

卷按陸氏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隋書經籍

志詩類云長沙太守人孫毓集六卷云汝南太守毓乃武帝咸
寧間人所著今皆不傳惟孔穎達毛詩正義中引毓詩評頗多
毓又有成敗志三卷亦不傳馬總意林存其二條云水性雖能
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又
云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
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錢懋登厚語云崑山顧未齋閣老鼎臣子孫恒齋自幼勤敏讀書
后領鄉薦雖貴介不尚驕亢如寒賤士王肅齋太守時禁漁戶
入海網黃魚有以白金二千兩曲求弛禁排置桌上動之恒齋
視如污垢目不少睇噫宰相之子片辭可以反覆當路而峻節

如此亦云難矣

骨牌之製不知實始何時陳乾初先生嘗為骨牌頌云千古文奇
河圖雒書兩儀四象八卦是殊因而重之以成變化遂申義畫
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誰曰不然委心任運
四分有截其成其敗疇能懸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物各有主
則安用智巧理以制欲私不勝公展考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之
同是為大同無成之成乃為大成相得而合無往不利人和之
功以參天地

大學致知物格脩身等語漢人多不甚說惟淮南子曰格致脩身
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

陳乾初先生作大學辨謂大學宜還之戴記又祭告山陰先生文曰堯書非古大學非經若謂此本山陰先生之意然予觀山陰先生書中無一處不尊崇大學之旨至詔其子以讀書之法則曰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經次之中庸以究其蘊繼之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云：恐山陰先生實未嘗有此意

張舜民畫塲錄云唐印文如絲髮今即文如筋開封府印文尤麗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予得宋十都虞侯朱記端拱二年鑄其文瘦勁如絲蓋宋初猶沿唐制又得南宋招撫使印則粗頑與後時官印無異矣

孔穎達曰皇甫侑傳禮經是木落不歸其本

鄭氏詩譜序一篇文獻通考曰或云此序宋均作予按唐劉子元上孝經注議辨孝經可疑者十二條內有云宋均於詩譜序云先師則均是傳業弟子也今詩譜序中竝不見有先師二字然則均別有詩譜序耶

明葉培恕序王平仲周禮刪翼云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

嚴氏詩緝大明篇引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莘

按鄭語作前莘後河

韋

昭注云莘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壚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

翊之間與鄭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為證左傳國語闕之可也按太任乃有莘國女据此則莘國當在洽渭之間又困學紀聞云鄭語依疇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逢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宓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据深寧此說則莘字乃傳刻之誤非韋注之失也今鄭氏詩譜亦作依疇歷莘與史記注合

歐陽公作詩本義自謂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爾然鄭夾深論歐公深析鄭學以為多喜改字如吉蠲為饁鄭以吉為主吉圭為饁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襮鄭以襮為絹素衣朱綃則

齊詩之言也其耕澤之鄭以澤為釋其耕釋之亦爾雅之言也
舟人之子鄭以舟為問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艷妻煽
方處鄭以艷為問之妻煽方處則漢杜欽傳之言也鄭改字初
未嘗出于臆見然則永叔之于鄭氏正坐只究康成一家之學
而未及博求他說故爾

古文尚書昔人皆以為至東晉始出近程廷祚晚書訂疑謂實至
劉宋方顯按金仁山尚書表注序云至蕭齊始備蕭梁始行

顧亭林旅中隨筆云關公唐以前未之有聞唐以前崇奉朱虛侯
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公云迨宋以益池一事關公遂著威
靈而朱虛之祀廢矣然其事亦有不可解者張道陵于漢季為

黃巾妖賊闕公以破黃巾起家而冥之中又聽天師誦令使其偽耶則當顯戮之使其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于闕公也

黃氏曰抄云薛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有扈者啓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一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奏進理宗以上皆日抄之言觀此知武庚祿父之背周亦未為不韙惜不能修德以光復舊業併欲求如有扈南巢之國而依之且不可得也

明黃之璧自稱閉關潛夫嘗有贈陳廣野太常詩云雞林鹿死為誰降歲晏懷君不隔邗東國詞華已寡三兩京諫學況無雙抱書閣止觀滄海泚筆臨池賦大江聞道元龍高卧好披帷容與對南窓詩甚工穩明詩綜不錄一首豈集皆散失與

蔡允恭仕後梁為著作佐郎梁亡入陳拜尚書庫部郎復入隋唐著後梁春秋今亡明姚士粦復撰後梁春秋二卷世多傳之

近黃小松司馬招得郭巨石室画像前已見或謂即北齊隴東王胡

長仁感孝頌然但有画像而未見有所謂頌者按趙德甫跋感孝頌云濟州平陰山頂有古墓隧道尚存塞其後而空其前類杜預所見邢山鄭大夫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

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為水經謂之孝子堂隴東訪之耆舊以
為郭巨墓此段亦見錄續觀此言蓋長仁見此函像以訪耆老知

為郭巨之墓後人誤指石室函像為隴東王感孝頌者似皆失

于溪攷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謂隴東王感孝頌今
在泰安府肥城縣孝堂山曰孝子而名

今里俗細人每有阿某之稱考漢韓勅後碑所列名姓有徐阿道
徐阿獵吳阿椽徐阿仍吳阿歐吳阿綬吳阿庠諸人蓋漢時已
如此

嘗得方林宗畧天一墨每笏重四兩形如牛舌旁署太監陳燿監
製攷明史宦官傳陳燿萬曆中為永稅太監貪橫不法後以事
伏誅此蓋當時貢墨製作頗精好好邢子愿墨談云向見江南奉

使大璫製進御墨多龍紋采翠塗金屑珠色奪朝曦芬溢九竅
正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乏清遠那所論蓋指此種然林宗名
手終非近日墨工所能企及也

黃氏日抄云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有扈不服一戰
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
商故作臣扈之書騫按淮南齊俗訓云有扈氏為義而知義而
不知宜也高誘注有扈夏啓庶兄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
伐啟之扈之据此是扈不弟夏同姓國且亦禹之子矣日抄又以
為扈至湯伐桀始來臣而淮南注曰啟之扈之者蓋絕之非
滅其國也此亦見啟親之義也

方宓之通雅號為詳博然亦有失于深攷者如罷用門辨函縉云
橙今作幘陸放翁有跋函橙作橙考渭南集跋函橙云茶罷偶
展此軸摩挲久之覺指爪皆香計此物著霜時予歸鏡湖小園
久矣是陸所跋者寔是函橙而牽合作橙類于竹格棋絢之屬
何耶閻潛邱多不滿樂地殆謂此類歟

往在吳門購得汲古閣精抄毛詩闡秘書不分卷乃魏叔子
所著自序謂在毛氏授經秦叔斧季兄弟為闡發經義者此書
時在天啟四年告成後秦叔黼季各有手跋黼季跋云商邱宋
漫堂撫吳日嘗遊虞山登汲古閣留信宿偏觀藏書見闡秘書
節嘆賞欲捐俸為刻之黼季以其師所秘授不忍割愛卒不果

從誠其後人當什襲珍護時康熙辛卯歲也黼季跋後又有休寧令虞山丁斌跋稱為程生而題程未詳何人蓋此書毛氏散出又歸于休寧之程也

硤石有人夜宿逆旅值大雨夢一人冠矮烏巾面濶丈餘眉兩道色青而赤細視之皆蜈蚣雙目則赤螭蛇也掣其人出戶外俄而室內墻崩床榻悉成齏粉始知所夢見蓋墻神也周松霽說予嘗從倪氏六十四硤齋所藏宋刻淵明集摹刻靖節墓圖及祠堂圖祠旁餘地皆有畝數按宋曾達臣敏行獨醒雜志云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父為之記祠前橫小溪

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擷菊酌奠祠下歲以為常集中所刻淵明祠圖豈即宣和時所建乎

臨平山宋時有窳堵波東坡詞所謂不見臨平山上塔亭以迎客東來送客行是也蔡京祖墓在山今亦無攷昔方臘作亂攻陷娶歛等州嘗入錢塘觀燈遣人發掘蔡氏祖墓露其骸骨則臨平之墓殆亦毀于方臘耶

興陽叢筆卷之十

海寧 吳 騫 槎客

孔子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趙注以為陳侯名周郝楚望駁之云攷史記年表夫子來陳當湣公之六年湣公懷公子名越孔子居陳三年復去適衛則湣公之八年也湣公在位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湣公滅陳貞子與陳侯同死者故曰陳侯周臣周臣即忠臣也春秋傳衛宗魯與齊豹云吾將死之事子以周與此同義可證周之即忠也黃太冲孟子師說取之云但郝氏言貞子先在宋後去仕陳此仍注疏之誤只因司城為宋官名司城不過掌營城邑安知陳無是名字既已仕陳而叙宋之官

名亦無謂也

古文尚書序全不似西漢文字且字之周到如今人作呈狀惟恐
露一间隙為人所指駁者此豈出于子國之手哉至後云奉詔
為五十九篇作傳而又曰既畢會國有平糶事經籍道息用不
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夫安國既奉詔作傳則書成當即
奏上亦豈有因他事而併廢此詔耶此皆於理上說不去

祝文彥聞見危言石門勞卷星家有鐵蕉樹幹高不過四五尺而
層層剝嚙若蠹蝕又葉如鳳尾草以手拂之堅勁欲刺不敢近
頃時以鐵釘密挿其幹月餘則銷蝕殆盡一次需錢十餘斤
後其家貧不能具鉄蕉乃枯萎垂絕鉄蕉產滇中五行金克木

今本乃克金此反克之義也

又曰永樂大典勅儒臣胡廣王洪等所編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因卷帙浩繁未得剞板止有寫本於文樓安貯嘉靖間大幸未至災閣臣徐階復命儒臣照式摹抄一部自嘉靖四十一年至隆慶元年始竣日用官生一百八名每名日抄三頁古今書之大部無出于此者八百七十卷韻石經筆談作八百七卷

義經十一翼明慈谿傅文地著分太初易古周易玩詞觀變觀象玩占等篇推明古易序次辨論漢儒亂易根因為學者所推

危言謂唐書能挽西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丁當是丁字之訛本意謂兩石弓不如一丁字也續世說亦曾辨之

銀河掉六壬書也不見于經籍志或以為劉伯溫著予嘗見其書率淺鄙不經疑非真本按聞見危言余少館友人家見有抄本術書今忘其名其中天文地理飛昇黃白以至行兵劫陣及取物呪人之事無所不具友人篤信之值世亂欲藉以倡事不成而死今此書不知落在何處因思劉誠意當年得銀河掉一書亦大約相似所以江南卜者用為課命之秘劉得此遂為行兵二機據此則非誠意所著可知已

楓窓小牘載汴京閨閣宣和已後多梳雲共小額髻撐金鳳小家至為剪紙襯髮膏沐芳香今武林俗尚有此風蓋猶沿東京遺風歟

宋理宗朝閻貴妃攢所在顯慈集慶寺戴咸淳臨安志接寺在西
湖九里松淳祐中勅建今杭城鹽橋人家後圃有古塚或云閻
妃墓且時見靚粧婦人豈別一間妃耶閻妃在理宗朝寵擅一
時山房隨筆及隨隱湧抄錢塘遺事中俱有其事

海鹽金粟寺法堂有獨桑鼓相傳孫吳時戰鼓也近人頗著于題
咏予細察之殊不似千五六百年物疑未可信昔錢武肅王嘗
過金粟寺留蓮道場或者曾捨此鼓于寺後人傳訛以吳越為
東吳未可知耳

明馬后嘗以銅床炙死碩妃吳越錢元珣驕縱不法用鉄床炙屬
吏臭滿城郭兇人作事大都有所本故君子惡夫始作俑者碩妃

見南京太
常寺志

乾隆初年海寧南門外有海馬二乘潮而至潮退遊于沙岸色黃
而赭風鬃霧鬣神駿超卓異于凡馬有時戲于浪中出沒如遊
龍觀者日數千人或投以瓦礫然終莫能近自餘始去昔徐鉉
嘗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發裂鞍斷轡制羶却立鉉
遣信咨僧贊寧曰下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
隨毀者是也鉉斲土果得巨獸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
以腐糟漚之遂爛焉

朱文公至臨安嘗寓于李博士橋按在今中河與棚橋千勝橋相
近李博士名性傳字曰成之宋宗正寺主簿李舜臣之子寧宗

嘉定四年進士歷轉運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同進遷武學博士
寓居于此以修武志故名其巷曰武志橋曰博士橋窠位小
國朝康熙中重建

人家牆壁間有蟲不見其形聲隱隱如以筋頭叩几案一呼吸
間常十餘聲移時不絕此殆所謂窈蟲也按封演聞見記人家
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見可俗人以其難見辨窈蟲
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蝻有兩角白
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床壁窓戶之間暗黑之
處多有之拾遺孟注朝貶賀州作窈蟲賦比之鬼蜮似都不識
此蟲

霍林玉露載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者核上問容齋鄉
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鬪雪天牛尾狸人間
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相玉板笋銀杏水精葱又問一侍從
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婁身上為之一笑羅以為四
者皆海鮮也余亦浙人生長海濱至今不知此四者為何物當
俟博聞者而叩之

王梅溪嘗上疏劾史浩世傳荆釵記乃浩門客所作以蟻龜齡不
知然否予嘗觀螢雪叢說云金人有致祭仁宗皇后文楊大年
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片雲闌苑一團雪拖
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

廟大喜今荆釵祭江亦有是語如果史氏客所為則非特名節所關且欲陷夫人于大逆其意亦甚酷哉

世以靈飛經為鍾可大書此因董文敏所定也金壇王弱林云是唐經生手筆其言曰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歷中始有名於時董思白深愛此書以為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縱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敘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書三弥庶論于淮陰與此書字形筆法毫髮無異其非可大書無疑可大人固無取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故特正其謠摺弱林所謂唐經生書雖亦出于臆度之辭然吾鄉陳

氏刻渤海藏真帖中靈飛經直刻鍾紹京書則亦乖闕疑之道
矣

宋鄧表文作甕牖閑評中駁洪慶善解論語云魯人為長府閔子
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
以春秋不書知之也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
公居于長府則是魯已作長府矣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
失之予謂魯人作長府蓋魯人見長府或偶有傾頽遂欲撤而
更新之閔子以其勞民傷財故勸其不若就現在規模稍為修
治所謂繕完葺墻而已魯人亦未嘗因閔子一言而竟棄長府
于不顧又安見昭公舍卒避亂必居改作之長府而不居仍舊

貫之長府耶又按長府本魯藏名魯雖空乏當不至并府藏之
所皆無之閔子之告以何必改作亦是貴德而賤貨之意袁氏
云々殊昧本旨

續筆

煖疑獠

昔人云艸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押不蘆古本艸所不載
按志雅堂雜抄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
似人形如人參之狀其名押不蘆生于地中深數丈或
從傷其皮則煖毒之氣著人必死取之之法則先開大
坑令四傍可容人然後輕手以皮條結絡之其皮條之
首則繫于大犬之足用杖打犬之奔逸則此物拔起犬
感此氣即斃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後取出暴氣別用
藥以製之其性以少許磨酒飲人即通身麻痺而死雖
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蓋古華

疑以制其
性或性字
乃用之訛

佗能剗腸滌臟治疾者皆用此藥也聞今御藥院中有
二枚此神藥也白廷玉聞之盧松崖云

吾邑陳樹屏于蕃歲銀爵五傳為仁和沈開平太史故物
太史名筠康熙己未以庶常舉鴻博除編修值其父薨
翁生日同年共製銀爵以介壽每一爵中錢四人姓名
施閏章尤侗彭孫適袁佑為一爵秦松齡汪楫朱彝尊
沈圻為一爵李來泰毛竒齡錢中諧黎騫為一爵方象
瑛龍燮周慶曾龐塏為一爵曾禾李澄中喬萊曹宜溥
為一爵凡二十人未及其半也樹屏祖巨高祠部嵩為
太史壻當時以充奩具物餘惜無攷矣爵皆有舟製極

精雅樹屏珍之與商周彝器等周芑兮大令春嘗倩工
績圖而歌咏之騫與陳啟貞萊孝俞秉淵思謙沈呂黃
開勳陳仲魚鱣俞雲章賢華及樹屏竝有作頌為好事
所傳謂之詞科餘韻云

昔先大父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潛志探討學甚博而識甚超兼好細羅遺事軼聞搜別名蹟古器多所表著平居睹記所及間復參以論說隨時筆之積久成若干卷家近海上之尖山因名曰尖陽叢筆此雖未盡所蘊而其援据詳明議論精確已足為學者攷證之資是本甫出鈔肯字多訛舛晚年審定時尚有增損塗乙及引舊存疑之處朱墨燦然皆大父手筆也目其中論詩諸條已載琴經樓詩話故此書未即付梓藏之篋衍傳示後人而已今親故中雅有餘慕數_乙訪求遺緒向_漳索觀焉竊慨所存撰著未刊行者猶十有餘種_漳卒卒未暇編讀先取是編畧校亥豕將重為寫定以應索觀遺著者謹書數語於後聊志執硯之感云爾道光丙申歲九

月望日孫之淳敬識於竹下書堂

丙辰仲夏伍友直湘洲丈卷卷即藉先生手
稿奉傳祿卷中重見別稱誥條叔丈以舊
學識之謂重付鈞看元而節去也鄙妄以
先生所判種種樓詩語挑活名語等皆板
已浸佚而印本又存詩甚少不忍割愛爰空
錄之以存原卷之舊云

後學陳階記

原奉一觀未具久而遂中今藏讀禮亦居
杜門多暇乃復切對一過每以蒼園照
護之

丁巳莫春游翠又記